

新媒体语境下谐音梗的语用功能与社会心理研究

——基于单模态与多模态语料的对比分析

崔秋妍, 李连伟*

鲁东大学人文学院/全国科技名词委辞书编纂与术语协调研究基地, 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7日

摘要

在新媒体语境下, 谐音梗以单模态(纯文字)与多模态(图文表情包)两种形式广泛传播。本研究选取7个高频网络谐音梗案例, 从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交叉视角出发, 综合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 系统对比两类谐音梗在语用策略、交际效果及社会心理动因上的异同。研究发现: 单模态谐音梗主要依赖语音相似性来建构意义, 而多模态谐音梗则借助图文协同来传递言外之意, 尽管实现路径不同, 二者均折射出使用者在面子维护与群体认同方面的双重心理需求。

关键词

谐音梗, 多模态, 语用功能, 网络语言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Social Psychology of Homophonic Puns in New Media Contex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onomodal and Multimodal Corpora

Qiuyan Cui, Lianwei Li*

School of Humanities/Research Base for Lexicography and Terminology Coordin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Received: July 28, 2026; accepted: August 2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7, 2026

Abstract

In the new-media context, homophonic puns spread widely in monomodal (text-only) and multimodal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崔秋妍, 李连伟. 新媒体语境下谐音梗的语用功能与社会心理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134-142.

DOI: 10.12677/ml.2026.149906

(image-text meme) forms. Drawing on Speech Act Theory,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this paper selects seven high-frequency online homophonic pun cases to systematically compare the two forms in pragmatic strategies, communicative effects and socio-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from a pragmatic-sociolinguistic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monomodal homophonic puns construct meaning chiefly via phonetic similarity, while multimodal ones convey implicature through image-text synergy. Despite different realization paths, both reflect users' dual psychological needs for face-saving and group identity.

Keywords

Homophonic Puns, Multimodality, Pragmatic Functions, Internet Languag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网络语言生活正发生快速演变, 其中谐音梗的使用频率与影响力正持续上升, 逐渐成为当代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符号实践。当前, 学界对网络谐音梗的研究或侧重于修辞构成, 或关注传播路径, 未能充分融合语用学的微观分析与社会语言学的宏观视角。本文以五个多模态谐音梗与两个单模态谐音梗为案例, 旨在回应以下问题: 两类谐音梗分别通过哪些策略实现其语用功能? 相较于单模态谐音梗, 多模态包装为谐音梗的语用效果带来了何种特殊价值? 两类谐音梗折射出的社会心理与社群动因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所称“多模态”特指谐音梗以表情包为载体, 意义建构依赖于语言与视觉模态的协同。“语言模态”指表情包配文, “视觉模态”指呈现的图像内容, 接收者需同时解读二者才能完整理解交际意图。

2. 案例对比设计

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 从网络公开平台选取七个热度较高的谐音梗, 重点分析其语用机制与社会文化意涵, 案例的模态与语用功能对比(见表 1)。

Table 1. Cases and comparison

表 1. 案例与对比

案例	模态	视觉模态内容	核心语用功能
亡荡了(完蛋了)	单模态	无	表达类
strong (死装)	单模态	无	断言类与表达类结合
你寿司吧(你受死吧)	多模态	可爱卡通、小狗、真人等形象配以寿司图像	指令类戏谑变体
你酸奶跟葱(你算哪根葱)	多模态	可爱卡通、小狗、真人等形象配以酸奶与葱的图像	断言类弱化形式
我这一生如绿豆冰 (我这一生如履薄冰)	多模态	绿豆冰实物或卡通图配文字	表达类
先菌子后小人(先君子后小人)	多模态	蘑菇卡通图配文字	断言类
我肚肚逼人?(我咄咄逼人?)	多模态	小动物捂肚子卡通图	表达类

五个多模态案例的谐音生成方式并非完全同质, 涵盖整句谐音替代、方言借词谐音、叠音替换及音节增扩等多种类型。本文目的在于揭示“是否附加视觉模态”对语用效果的系统性影响, 因此, 上述异质性不改变本研究以模态为自变量的比较框架。上述案例构成了两个单模态与五个多模态的对比设计。其中, “亡荡了”与“strong”代表纯文字层面的谐音变异, 其语用功能完全依赖语言模态内的语音相似性; 五个多模态案例则在此基础上增添了表情包的视觉模态, 体现了在面子威胁弱化、双重编码、社群互动等方面的增量价值。通过对比两类案例, 可以考察多模态视觉元素是否以及如何改变谐音梗的言外之力、面子威胁程度与幽默效果, 从而有助于揭示新媒体环境下语言与图像协同表义的机制。

3. 谐音梗的语用功能分析

本章从微观语用学视角出发, 剖析谐音梗在即时网络交际中所实施的言语行为、运用的面子策略及其所生成的会话含义。

3.1. 微观分析的理论基础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 说话即行事。塞尔将“以言行事”进行了系统分类, 确立了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五大基本类型[1]。可依据这一分类, 辨别谐音梗的语用功能(见表1)。

依据布朗与莱文森的面子理论[2], 网络交际中直接的批评会造成面子威胁。谐音梗凭借其幽默性与间接性, 在解码谐音的过程中, 将尖锐批判和直接对抗进行弱化, 降低了面子威胁的冲击力, 从而在实施批评、建议等言语行为的同时, 维系乃至强化了人际和谐。

会话含义理论[3]下, 谐音梗的效用恰恰来自对合作原则的故意违反。使用者刻意违反方式准则或关系准则, 用谐音编码传播讽刺、亲密或身份认同等言外之意。这种对常规交际模式的刻意偏离, 赋予了谐音梗独特的趣味性与情感凝聚力。

失谐理论认为幽默产生于期待信息与实际信息之间的落差, 以及落差被认知重构后带来的轻松感。谐音梗恰好制造出这种转换冲突与放松的落差。同时, 谐音梗在网络交际中的流行也与其表达上的礼貌性有关, 它借助迂回、隐晦的方式避免了直言的生硬与面子威胁。

3.2. 个案语用功能的实现

本节呈现七个案例的核心语用策略与言外之力。语言模态与非语言模态在实际使用中相辅相成, 语用分析不应将非语言模态排除在外[4]。多模态案例的分析将重点揭示它们与单模态案例的差异。

3.2.1. 单模态案例语用分析

“亡荡了”将本带有负面情绪的表达类言语行为, 转化为兼具情感表达与社交互动功能的复合言语行为。具体来说, 它的核心语用功能体现在弱化负面情感的表达与缓解面子威胁上。根据面子理论, 说话者因自身行为引发负面事态时使用“完蛋了”, 会因暴露自己的行为失误而间接削弱自身正面形象, 对说话者的积极面子造成威胁。而“亡荡了”借助网络谐音的非常规语音形式, 为表达注入了幽默与戏谑的色彩, 把对负面结果的严肃抱怨转化为自我调侃, 既降低了话语对说话者积极面子的威胁程度, 也有助于维持网络交际中轻松的互动氛围。

“strong”与汉语“死装”语音上相似, 借跨语码谐音融合断言与表达两种言语行为。它既是对对方装模作样行为的定性, 又传递了说话者的不认同与批判态度, 从而间接实施讽刺。其理解依赖于听者对中英文语音及社会现象的共知。原本褒义词被用来指代内核虚弱却强撑面子的负面社会行为, 讽刺效果源于能指与所指间的反差, 不仅制造了幽默, 还强化了批判的锐利度。

3.2.2. 多模态案例语用分析

“你寿司吧”属于指令类戏谑变体,借助“寿司”荒谬的意象反差,对“受死”进行语音替换,将直接威胁重构为虚拟对抗,在遵循网络交际规约的前提下,安全地释放挑衅意图,创造社群内共同认可的玩笑。当其以表情包形式(见图1)传播时,接收者倾向于将挑衅性归因于图像中的角色,而非发话者本人。视觉元素传递的无害、滑稽情绪基调中和了文字的挑衅意味,使原本具有攻击性的言语行为得以安全执行,面子威胁也随之进一步消解。



Figure 1. Example of the “Ni Shou Si Ba” meme

图1. “你寿司吧”表情包示例¹

“你算哪根葱”本身是带有蔑视色彩的直接评价,威胁对方的积极面子。“你酸奶跟葱”通过跨模态包装(见图2)削弱了断言的直接性和攻击性,听者需要解码这幅略显荒诞的视觉画面才能理解其批评意图,解码过程所带来的幽默感中和了敌意。说话者既可以表达不满,还能软化对立感,实现面子协商。与单模态谐音梗相比,表情包传播使轻蔑评价变得柔和且有趣。



Figure 2. Example of the “Ni Suan Nai Gen Cong” meme

图2. “你酸奶跟葱”表情包示例²

“我这一生如绿豆冰”将“如履薄冰”替换为“如绿豆冰”,用食物意象解构严肃自嘲。“如履薄冰”表达谨慎、焦虑,“绿豆冰”是清凉甜品,两者形成强烈反差(见图3)。使用者通过荒诞替换,将沉重的自我调侃转化为轻松幽默的表达,使接收者感到使用者并非真的焦虑。其语用效果在于利用语音相似性和视觉图像的协同,将沉重的自我调侃转化为轻松玩笑,属于表达类行为的变体。

¹素材来源于豆包 AI, 获取时间: 2026 年 6 月。

²素材来源于小红书网络公开素材, 获取时间: 2026 年 6 月。

我这一生如绿豆冰



Figure 3. Example of the “Wo Zhe Yi Sheng Ru Lü Dou Bing” meme

图 3. “我这一生如绿豆冰”表情包示例³

“先菌子后小人”源自方言中“菌子”(蘑菇)与“君子”的语音混淆。使用者借此幽默地表示了自己先礼后兵, 会予以回击的态度。这是一种带调侃意味的“不好惹”宣言, 方言谐音和食物意象包装会把原本的攻击性软化。多模态传播中, 蘑菇卡通图强化了天真、无害的视觉暗示, 由此使使用者即使表达强硬态度, 也可以保持幽默可爱、不刻板的社交形象(见图 4)。



Figure 4. Example of the “Xian Jun Zi Hou Xiao Ren” meme

图 4. “先菌子后小人”表情包示例⁴

“我肚肚逼人?”将“咄咄逼人”中的“咄咄”替换为叠词“肚肚”, 通过叠音和问号软化攻击性。“肚肚”赋予了使用者可爱、无害的特质, 在实际使用中, 可承载娇嗔式反问或憨厚式自嘲等多种语气, 且都通过叠词和疑问形式将潜在对抗性软化, 避免冲突。多模态表情包(见图 5)中的形象从视觉上进一步强化了“无辜”“可爱”的暗示, 使对方接受这一信息时更倾向于安抚回应。与单模态“strong”的尖锐讽刺不同, “我肚肚逼人?”多出现于亲密社交场景, 用于化解小摩擦或自我调侃, 使用者借此既避开正面冲突又往往获得对方好感与额外关怀, 这种策略本身就显示了对硬碰硬式交际的刻意回避。



Figure 5. Example of the “Wo Du Du Bi Ren” meme

图 5. “我肚肚逼人”表情包示例⁵

³素材来源于小红书网络公开素材, 获取时间: 2026 年 6 月。

⁴素材来源于小红书网络公开素材, 获取时间: 2026 年 6 月。

⁵素材来源于小红书网络公开素材, 获取时间: 2026 年 6 月。

3.3. 模态差异对语用功能的调节

多模态语篇的话语方式会因模态协同而发生变化,不同模态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意义[5]。对比单模态与多模态案例,差异体现在面子威胁的弱化程度上,单模态谐音梗依靠语音偏离制造幽默,实现面子威胁的初次弱化,但批评或自我贬损的锋芒仍可被感知。多模态案例中的图像承担了部分话语责任,攻击性被进一步归因于非真实角色,实现二次弱化。

其次是表义路径的编码层次的差异。单模态谐音只需从语音到目标词的一次解码,多模态则增加视觉编码的层次,需图文互证。“你酸奶跟葱”的文字谐音若单独看仍带轻蔑,但图像提示接收者以非对抗的方式解读,从而削弱断言的严厉性。双重编码使意义确定性降低,为交际双方提供更大协商空间,既增加理解复杂性,也增强幽默效果和面子协商的灵活性。

此外,在社群互动层面,单模态谐音梗的社群认同建立在语言解码能力上,多模态则通过视觉符号的可传播性提供了更多互动可能,这一差异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讨论。

4. 谐音梗的社会心理与社群动因

前文语用分析表明,谐音梗的使用者在微观层面通过面子协商实现了人际关系的调节。但这些策略并非止于个体层面,当谐音策略被社群成员反复识别并模仿时,它便从个人的语用选择上升为群体的互动规范。对谐音关联的共同识别方式就成为了群体身份的标记,标记被反复使用后,逐渐沉淀为圈层文化资本,最终界定出明确的社群边界。换言之,微观的面子协商为宏观的社群认同提供了动力基础,宏观的社群边界则为微观的语用策略提供了稳定的识别语境。

这一从微观到宏观的上升路径,与已有研究中关于网络流行语“空间切换”机制的观察具有内在一致性。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机制在于空间切换,即实现日常生活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切换,从而既唤起个体情感又激起集体认同[6]。谐音梗的流行也体现了这一机制,使用者将个人情绪通过多模态表情包公共化,形成群体共鸣。本章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分析谐音梗在社群认同、身份建构与社会区隔中的作用。

4.1. 宏观视角的理论基础

基于言语社区理论,谐音梗的创造与流通可视为特定网络社群巩固内部认同、界定社会边界的社会过程。言语社区通常指同一种方言区内人们频繁交往形成的群体,具有共同的社会规范且语言的使用自成体系。互联网上,来自不同地区、民族、社会阶层的人们,形成了新型的虚拟言语社区。

虚拟言语社区的维系与再生产,最终落脚于使用者对社会身份的主动建构。从语言变异与建构主义视角看,谐音梗实际上是一种用于建构社会身份的语言资源。使用者对其进行选择性调用、改编乃至回避,投射出自身期望展现的社会形象。娴熟运用前沿谐音梗的人往往借此标示自己的圈层身份,并有意排斥某些土味梗以建立品味区隔和身份边界。当不同的身份认同并存时,语言意识形态的冲突便随之显现。关于谐音梗是语言创新还是语言污染的争论,本质上是灵活开放与严谨规范两种语言观的碰撞,是不同群体围绕话语权与规范制定权的博弈。这一切的价值评估最终要落在具体的语言市场中。谐音梗作为一种象征性资本,其价值随场域浮动,在轻松社交平台是提升地位的重要资本,在严肃学术讨论中则可能迅速贬值。

4.2. 案例分析

4.2.1. 单模态案例分析

“亡荡了”将前后鼻音混淆这一方言发音变异引入网络表达,从标准语角度看,此类变体或被视为缺陷,但在网络语境中却可被看作是语言创新。使用者主动调用这一地域方言资源表达情绪,此举不仅

是宣泄,更意在寻求共情与认同。共享这一语言变体,即确认彼此属于同一言语社区,从而可获得归属感。当其被其他成员以“真是亡荡了”、“哈哈我也”等回应接住时,使用者便与对方完成了情感互动,巩固了群体团结,在构建情感共同体中发挥积极作用。作为单模态案例,其社群认同建构完全依赖于语言变体的共享,未涉及视觉模态。

“strong”实施了语码混用的间接讽刺,理解门槛在于听者能否同时识别中英文语音关联及其所指的社会行为,这种门槛本身即构成区隔,从而将“我群”与“他群”区分开来,帮助使用者进行身份建构。从语言市场视角看,熟练运用此梗就相当于在积累圈层文化资本,亦彰显了使用者的洞察力与批判思维。

4.2.2. 多模态案例分析

网络言语社区内部自有其一套交际规约,允许乃至鼓励适度地使用对抗性话语,但对抗必须包裹在趣味化的非直接形式里,以维持社区一贯轻松的氛围,像“你寿司吧”就是对这一交际规约的主动遵守。使用者通过共享这一内部暗号宣告自己是遵守规则的社群成员,同时将原本直白的威胁转化为无害玩笑,并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与对方拉近距离。这种表达方式的流行体现了社群内部认同与凝聚力,展示了语言形式与社区文化规范之间存在深刻关联。相较于单模态案例,多模态表情包的可复制性和再创作空间,使社群互动从语言解码扩展到视觉符号的生产与传播。

“你酸奶跟葱”表情包,将对直接冲突的回避与趣味至上的原则相结合。多模态视觉元素为社交形象管理提供了更丰富的符号资源,折射出网络交际伦理的变迁,委婉和创意比直言不讳更具社交价值。使用者通过跨模态谐音,在传达态度的同时塑造了幽默、可爱、不刻板的社交形象,攻击性由此被弱化,互动氛围也随之变得轻松亲切。

“我这一生如绿豆冰”将“履薄冰”替换为“绿豆冰”,这一替换本身即带有避谏意味。将“履薄冰”所暗示的艰险处境转化为无厘头的清凉甜品,卡通图进一步强化了轻松、可爱的视觉氛围,从而消解了潜在悲观预言的心理压迫。在“发疯文学”盛行的网络语境中,这种用荒诞替代直白的表达方式尤为常见,使用者借此承认压力存在,以幽默将其轻量化,避免陷入沉重的情感宣泄。

“先菌子后小人”体现了方言谐音如何将严肃的处世原则转化为幽默的社交策略。使用者用这个梗既维护了自身尊严(暗示自己不好欺负),又避免了直接放狠话的生硬感。方言谐音和食物意象的加入,使原本可能引发冲突的声明变得像玩笑一样轻松。表情包中手拿的蘑菇(菌子)卡通图进一步强化了可爱、无攻击性的形象,使使用者即使表达强硬立场,仍能被对方理解为一种幽默互动,而非真正的威胁,在社交中也更容易被接受。

“我肚肚逼人?”是典型的社交形象管理策略,其流行反映了人际交往中一种高效的冲突管理方式。与单模态的“strong”用于圈层区隔不同的是,该谐音梗主要出现在朋友、情侣等私下聊天场景,使用者借助撒娇示弱来主动降级潜在的冲突,本来的对抗就可能转化为对方的心软和安抚。这种行为模式在网络青年群体中尤为常见,体现了对硬刚式社交的回避,以及对以柔克刚的偏好。多模态传播中表情包附带可爱形象,进一步放大“无害”信号,使用者即使直面小摩擦也能顺利化解。

4.3. 多模态对社群互动模式的升级

单模态谐音梗主要通过语言变体的共享来确认社群归属,其认同感建立在“我能听懂这个梗”上,其互动是认知层面的,一次解码即完成,形式较为单一。而多模态谐音梗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视觉符号的可传播性与再创作空间,使用者不仅解码文字,还通过收藏、转发、自制表情包参与二次创作。蒋秀玲等人提出的空间切换机制在此同样适用[6],多模态谐音梗通过表情包将个人情绪公共化,形成群体共鸣。成员不仅是被动的理解者,也是主动的符号创造者,由此增强了社群的内部凝聚力和成员的参与感。

这种从语言解码到符号生产的参与过程,恰能折射出个体能动性 with 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新媒

体时代青年群体通过谐音梗管理情绪、建构身份、处理日常互动,这些微小的语言实践正是其生动的日常体现。

5. 谐音梗现象的社会语言学价值

5.1. 谐音梗作为国民语言创造力的鲜活体现

谐音梗是青年群体语言能力与社会认知能力协同作用的结果,尤其体现在跨模态谐音方面。青年群体能灵活调用方言、外语乃至多模态表情包等资源,体现了语言创造力的多样性。每个符号系统都是一个意义潜势,交际者选择多模态旨在发挥各种模态的优势以更有效地完成交际任务[7]。青年能准确理解语境并把握交际意图,敏锐地判断使用何种谐音梗实施批判或缓和冲突,并主动自觉地调整语言策略以达成特定社交目的。这表明,新时代国民语言能力已从规范运用标准语,发展到有效得体且有创意地交际的层面,正逐步实现质的提升。

5.2. 谐音梗作为领域与区域语言生活的动态反映

从领域语言生活来看,不同的使用场景呈现出相应的交际伦理与文化特性。网络游戏与社交媒体这类环境中“你寿司吧”的流行表明使用者偏好轻松氛围和非直接对抗形式;而“strong”在更具批判性的网络讨论空间被广泛用于批判吐槽,展示了跨语码转换承载尖锐社会批判的功能,也昭示使用群体的语言实践朝智性化与圈层化方向演进;“我肚肚逼人?”则在亲密社交场景中借示弱撒娇缓和矛盾,可见不同领域对谐音梗语用功能差异化的塑造。

在区域语言生活方面,方言谐音网络流行语使地域方言资源得以突破物理空间限制,进入更广泛的网络语言生活,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表达情感、宣泄情绪,创造轻松娱乐的会话氛围。“亡荡了”“你酸奶跟葱”“先菌子后小人”的传播正是这一功能的体现,区域方言借助网络媒介突破地域限制,融入全民语言生活,并为共同语注入新活力。

上述现象提示我们,社会语言学研究应关注不同领域的交际伦理与不同区域的语言实践,观察语言资源在网络空间中交汇与演变,在充分观察微观现象的基础上,才能准确把握国家语言生活的真实面貌,进而进行恰当的语言治理与规划。

5.3. 对语言治理与语言规划的借鉴

谐音梗的广泛流行,充分彰显了语言生活的生机与活力。但其圈层化特征以及较快的更新速度也可能造成沟通上的阻碍,为传统语言治理观念带来冲击。深层地看,谐音梗的流行反映了语言规范与语言创新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即语言规范担负着保证信息可理解性和沟通效率的责任,而网络社群的语言创新往往以突破规范为标志,其活力恰恰来源于对常规表达方式的偏离与重构。

这一张力使得理想的治理方案难以静态划定。谐音梗的语用功能高度依赖于语境与接收者的解读框架,其幽默与冒犯之间并无固定边界,而是随交际双方的共享知识、权力关系与情感状态持续变动。因此,语言治理不能在“包容”与“规范”之间做简单的二选一,而需关注两者的动态协调。

对于谐音梗等创新性语言现象而言,治理重点并非限制其产生与传播,而是通过分场域的语言规划,帮助使用者认识不同语体、不同场域之间的表达边界。在正式文书、教育教学等场合,需要保持语言规范性;在网络交流、文学创作等空间,则可以为语言创新保留更大的表达空间。

6. 结语

对比单模态与多模态谐音梗,研究发现单模态谐音梗依赖语音相似性实现语义转换与面子协商,其语用效果集中于语言内部。多模态谐音梗则通过图文协同,进一步降低了面子威胁程度,并为社群互动

提供可传播、可再创作的视觉符号载体。二者共同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中从“听懂”到“看见并传播”的谐音文化发展。

本研究的发现主要基于特定网络社群中的高频谐音梗案例,其结论的适用范围受语料来源和案例类型的限制。谐音梗的语用功能在不同社群、代际的交际场景中可能存在差异,其流行也具有较强的时间性。因此,本文的结论应被理解为对新媒体语言现象的一种解释性参照,而非普适性论断。

尽管存在上述限制,本研究从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交叉视角切入,仍为观察当代人在复杂语境下调用语言资源的能力提供了新视角,深化了对新媒体语境下语言创新的理解的同时,也为实施差异化且更具包容性的语言治理提供了实证依据。

致 谢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本文据此得以进一步完善,在此谨致诚挚谢意。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汉语词汇语用信息系统的构建研究及信息库建设”(21BYY117)。

参考文献

- [1] Searle, J.R.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 Levinson, S.C. and Brown, P.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 Grice, H.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Cole, P. and Morgan, J.,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Academic Press, 41-58.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368811_003
- [4] 陈新仁, 钱永红. 多模态分析法在语用学研究中的应用[J]. 中国外语, 2011, 8(5): 89-93.
- [5] 张德禄. 多模态话语中的情景语境[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41(3): 1-9, 159.
- [6] 蒋秀玲, 李棉管, 安佳乐. 空间切换: 网络流行语生产的社会机制[J]. 人文杂志, 2015(12): 119-125.
- [7] 张德禄. 系统功能理论视阈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J]. 现代外语, 2018, 41(6): 731-743.